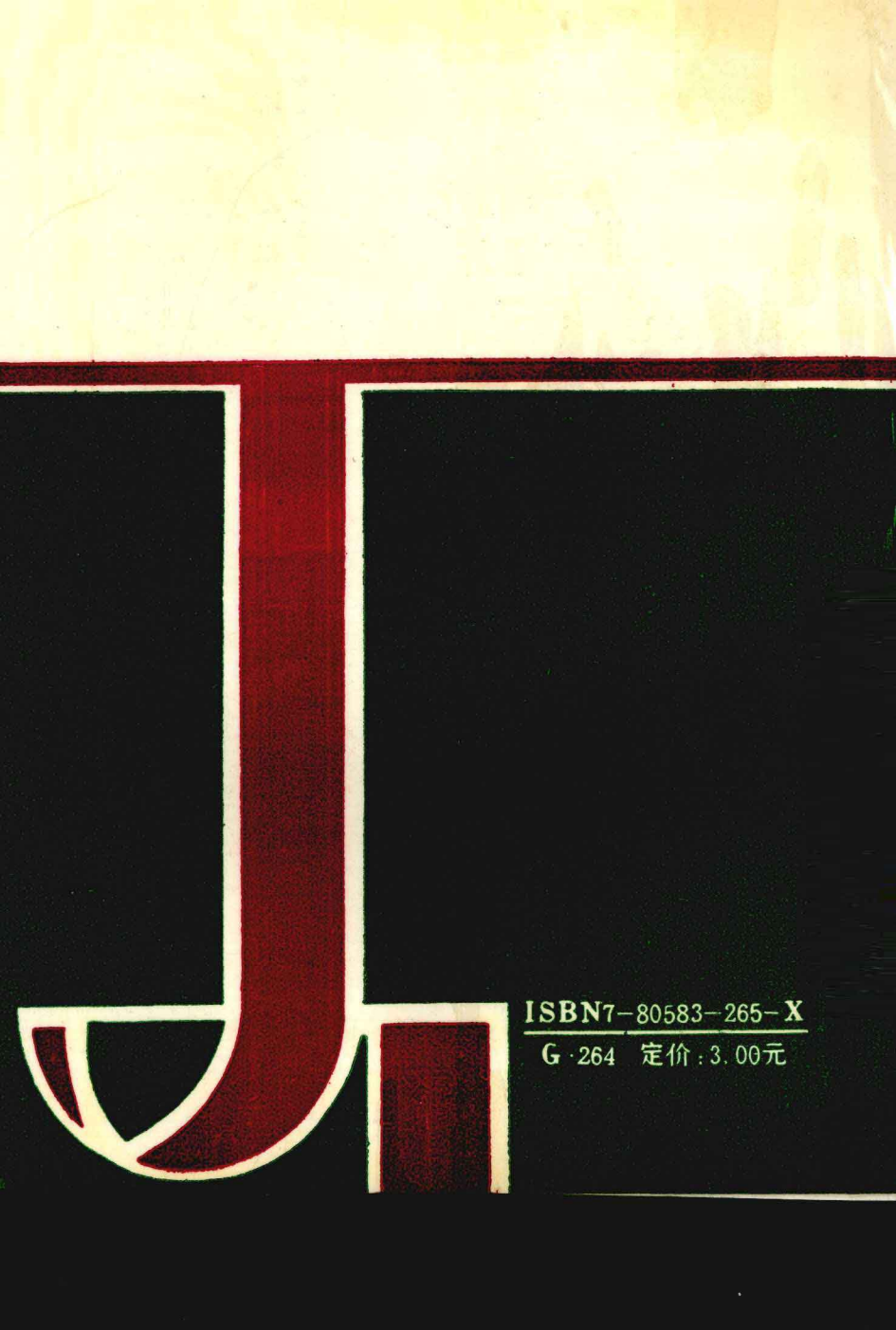




ISBN7-80583-265-X

G·264 定价:3.00元

大写的青春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阳黔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

印数1——8,120册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83-265-X/G·264 定价: 3.00元

《八五的青春——'91贵州十大
杰出青年》报告文学集编辑
委员会名单

主 编：龙超云 何光渝

执行副主编：罗治雄 张祖明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东惠 王国远 龙超云

吴 军 吴 鹏 何光渝

张祖明 邹善珍 伍 进

罗治雄 姚 远 曹继兰

熊敏春

编辑办公室：杨 桑 朱恩鼎

杰出之路就在脚下（代序）

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 王三运

时代豪杰脱颖而出，青年榜样熠熠生辉。

由共青团贵州省委、省青年联合会以及省内10家新闻单位发起和组织的首届“贵州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自1991年7月拉开帷幕之后，在中共贵州省委和省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广大青少年的关心下，历时6个月，终于从近40万张选票中统计出评选结果：王少石等10名优秀青年当选为91年贵州十大杰出青年。这里，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十杰表示热烈祝贺并寄以良好的祝愿。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征程中，在肩负历史重任奔赴兴黔富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青年需要自己的榜样。这次光荣当选的十杰，就是获得社会认同的照耀广大青年奋发向前的希望之星。尽管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事迹也各自生辉，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所走过的都是一条奉献者之路，创业者之路，奋斗者之路。这条路充分体现了时代伟大而进步的主题，生动展示了十杰从普通青年成长为杰出人物的共同特点，从而给年轻一代以深刻的启迪：

一是献身社会。十杰青年无一不是自觉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党、对

社会主义祖国、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是奔腾向前的社会大潮中涌现的时代豪杰。正是在献身社会的努力中，他们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得到了自身的升华。

二是热爱家乡。我们贵州尚不富裕，在全国来说，还处在较落后的位置。面对现状，十杰青年无怨无悔，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奋发有为。他们中有的并不是自幼生长在这片土地，贵州只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但是既已来到这片土地，他们便爱上她，踏踏实实为她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热爱家乡，树立改变家乡面貌的志向，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家乡的经济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爱国之心、报国志、效国之行的重要内容。

三是坚韧奋斗。杰出之路绝非平坦大道，只有不畏辛劳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十杰青年立足本职岗位，专注投身的事业，自强不息，向着既定的目标，务实求新，锲而不舍，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今天的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一代。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根本条件，改革开放更为青年人才崭露头角、施展抱负提供了历史舞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切地呼唤着青年英才，21世纪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培养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接班人。青年同志们，杰出之路就在你的脚下，勇敢拼搏吧！

首届“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顾问名单

- | | |
|------------|----------------|
| 龙志毅 | 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
| 徐挹江 | 中共贵州省委副主任 |
| 龚贤永 |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
| 袁荣贵 |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
| 常 征 |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 |

首届“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王三运 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

副主任委员：

龙超云 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

贵州省青联副主席

袁 周 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

贵州省青联副主席

郭 猛 共青团贵州省委副书记

诸国华 贵州日报副总编辑

饶观圣 贵州电视台台长

陈颂英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评选办公室主任：

罗治雄 共青团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

贵州省青联秘书长

委 员：

姚 远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

副处长

王泽洲 共青团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

刘彻东 少年时代报总编辑

张祖明 青年时代杂志社副总编辑

张 兴	贵州日报社生活部副主任
刁泽新	贵州电视台台长助理
何启富	贵州广播电视报副总编辑
张 琼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编辑
刘 星	贵州经济报记者部主任
周君良	贵州工人报总编助理
陈 麟	贵州民族报编辑

目 录

腾飞的青春

——记黔南州脑血管研究所所长王少石……………万 群 (1)

高原，我的艺术生命之源

——记青年油画家李慧昂……………彭晓勇 (17)

铁道卫士……………卢 程 (29)

植根于人民的沃土

——记贵州日报记者刘庆鹰……………陈 竹 (40)

蓝天翱翔……………卢 程 (50)

安宁天使

——一个女护士的故事……………黄 畅 (68)

一路长鸣……………陶文正 (81)

解不开的情结……………张祖明 (106)

共和国和她年轻的冶炼工……………杨 柏 柳晓英 (118)

改革实干家周保华……………刘彻东 (130)

附录：第十一至二十名候选人介绍……………(147)

后 记……………(154)

编 后……………(157)



腾飞的青春

——记黔南脑血管研究所所长王少石

万 群

对王少石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地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

——题记

日本东京国际机场，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一架银灰色的波音747喷气客机呼啸着腾空而起。

“要回祖国噢。”他的心澎湃着。飞机在一万二千米以上的高空。五光十色的日本岛，化作一颗愈来愈小的璀璨的珍珠，闪耀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机舱里，一位身着藏蓝色西服，系着紫黑色领带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他在思考。

“作梦吧？”他涌起了感慨唏嘘之情。生活有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一个来自贵州黔南的普通

医生，居然登上了国际医学讲坛，面对着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科学家款款谈起了神经学——这在中国尚较落后的医学领域。

他心的屏幕上顿时显现出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1991年9月2日上午10点，日本东京市区京王旅馆（Keo Plaza Hotel）4 F厅——一个全封闭的空调大厅，淡黄色的四壁彩灯镶嵌，厅顶悬挂着宫廷式大吊灯，手拿讲义夹的专家教授们陆续进入厅内，他们温文尔雅，正襟端坐，使报告厅的气氛显得格外地隆重和庄严。

一位身材不高，戴一幅深度眼镜的青年人从从容容地走上白色的讲台。

“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贵州省。”

台下一片骚动，来自China，这些教授专家们相互交换着眼神，仿佛在询问：“贵州在哪里？”

这也难怪，贵州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都那么陌生，更何况在这些洋人眼里。

“我宣读的论文题目是：《大脑反应时间测定仪在脑动脉硬化定量观察中的研究》。”

台下顿时静了许多，灯光、目光集中在这位来自东方古老国家的年轻学者之上。

“请放映第一张幻灯片！”

随着一张张彩色幻灯片的映现，王少石手拿教鞭，一边指着画面，一边解释。

“大脑反应时间测定仪是一种在相对恒定条件下，通过外界光源刺激，要求被检者迅速完成一种指令性动作的精密测量仪……”

“……因此，我们认为反应时间可以作为脑动脉硬化时脑功能状况评定的定量指标，对脑动脉的诊断和疗效的观察具有一定的客观参考价值……”

王少石作完报告后，又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各种提问。

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纷纷竖起大拇指：“Good, very Good。”

会议休息期间，大会主席特地走到王少石面前，握住他的手连声说：“你真年轻，你的工作真了不起。”

王少石的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手也微微有些颤抖。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登上国际讲台，标志着他及他们研究所的工作有了一个评价。更重要的是，他深深知道，这台上短暂的十分钟凝结着几千个奋斗的日日夜夜，凝结着为这次东京之行而不辞辛苦，积极奔走的各级领导和同志的无私奉献，凝结着黔南的期望，凝结着祖国的期望。

他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上台的！

王少石又陷入了沉思。

……他的脑海里冒出了两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数字“4·6”，挥也挥不去。

“4·6”，王少石的命运之数。

1991年4月6日，贵州省黔南州医院神经科主任、黔南脑血管防治研究所所长王少石的案头上，放着一封来自第八届亚洲和大洋洲神经病学术会议（第八届AOCN）执行主席Yasuo Toyokura博士的邀请信，热情地邀请他参加1991年9月1日至6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和大洋洲神经病学术会议。

4月6日，又是一个4月6日。

人生难道真是这般的巧合？！

22年前，也是4月6日，上海，震耳的内乱呐喊，眩目的派性讨伐，遍及全国的那场大劫难使整个上海滩沉浸在一片绿军装和红海洋中，“上山下乡炼红心”的旋风把17岁的王少石席卷进去。就在这天，上海火车站，一束束鲜花，一阵阵哭声，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王少石告别了生养之地，登上“西行列车”。

他的前方是陌生的高原——贵州。高原峡谷会怎样安排这位染上无痛性血尿病愈不久的孱弱少年呢？弹指一挥间，昔日的眼泪和汗水终于浇灌出今日绚丽夺目的鲜花。

整整22年的耐与忍，拚与搏，王少石终于从贫穷、边远的高山峡谷中冲出来了，带着沉甸甸的果实。

逆境成了他走向成功的道路！

二

1969年4月6日，17岁的王少石怀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的赤诚，毅然离开了生育养育他的父母，跨进了荔波。

一进荔波，首先印入他眼帘的是落后，一种压得人透不过气的落后。

单说医院吧，他作梦也没想到，他插队的荔波县甲良区仅有的一所卫生院，居然是建在一间牛棚上面的。牛棚上面人来人往，看病打针，下面群牛欢叫，牛粪熏人，嗡嗡乱叫

的绿头苍蝇上上下下飞进飞出。这也叫医院？

初涉人世的王少石尽管吃惊异常，但在他单纯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同贫下中农结合再结合，接近再接近，改造自己的灵魂。

于是这位在上海从未赤足过的年轻人打起了赤足。

于是这位从未见过牛粪的年轻人，同农民一起背起背篓，到田边地头拾粪。

于是这位从未干过重活粗活的年轻人每天天蒙蒙亮就爬起来步行六、七里路赶到田地，同农民一起翻田、插秧，累得精疲力竭也不叫一声苦。

于是每年的知青积极分子中他必定在内。

累中有乐，王少石觉得自己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在这广阔的农村里他的心炼得越来越红，灵魂越来越得到了净化，再苦，他也乐。

可是……

1970年，都匀针织内衣厂来荔波甲良招工，作为知青中的积极分子的他没份，而另一位平日懒散的知青却榜上有名。

1971年083基地883厂来招干，他被推荐上去，却仍然名落孙山。

……

为什么？

终于有一天，从一位公社干部口中，他知道了，原来是因为父亲解放前在洋人开的运输公司作过职员，于是便给他烙上了一个记号——“黑五类”。

他迷惘，真正的迷惘！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才能“脱胎换骨”。

忍受不了打击的王少石回到了上海。一天，他突然接连收到了三封来自荔波的加急电报，电文是这样的：“有大学来荔波招生，请速回。”

黑暗中出现了一束光亮！王少石急匆匆地赶回荔波，万幸总算赶上了报名的机会，他准备报考某大学的中文系。

一个仅仅上过初一的年轻人，要踏进大学的校门，王少石感到困难重重，他从各处收集了一大堆书籍资料，准备“拚命”。为了学一点英语，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县城请教一位中学英语老师，不懂的单词，用中文注上读音。

然而，真正使王少石走进大学校门的，并不是他整日地“挑灯夜战”，而是王少石从上海带回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和一些消炎粉和抗菌素。

荔波的煤资源特别丰富，苦于生计的农民常靠挖煤谋生。一般就是找一个地方挖一个洞下去，挖它三五十米深，再就能出煤。人下去时就把衣服脱得精光，叼着灯进去，或挖或背，挖一篓不过几毛钱，但危险却随时会发生。

一天，洞里抬出一位被砸得血流不止，已奄奄一息的中年农民，憨厚纯朴的老乡把希望寄托在王少石这位来自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面前，渴望他能想办法。

王少石会有什么办法？他只能以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搬开伤者的嘴喂点抗菌素，在伤口上洒一些消炎粉，然后只得仰天长叹，让伤者听天由命了！

然而，几个月后，这位伤者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王少石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年仅19岁的他从此也被山里人尊称为“老王医生”。进而最终改变了王少石的命运。

一天中午，王少石正在床上躺着，突然听到“呼”的一

声，木制的水缸破了，水洒满一地。

路过门口的老乡笑呵呵地说：“老王医生要交好运了，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说法，水缸胀破是要交好运的。”

说来也真奇！就在这天下午，放学的孩子给他带来一封来自招生办的信，王少石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一看，惊呆了，怎么是贵阳医学院？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老乡们到招生办，极力推荐他学医的结果。

“如果我从上海回来时没有带一些消炎粉或抗菌素，会有今天么？”

想着想着，王少石笑了：“有时候，人的命运真像风。”

从舷窗往外望，舒卷的白云，连成一片云海，像海浪一重重地托着他。

是什么人在问？黔南在什么地方？离上海远吗？

噢，对了，对了，是日本秋田脑血管研究所神经科主任长田乾先生。

东京keoptaza宾馆展览厅里，王少石的另一篇论文《脑脊液中抗BCG抗体分泌细胞测定对结核性脑膜炎诊断的研究》以poster的形式（展出讨论，即由作者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写在一份预先准备的图纸上，约有1.8米长，1米宽，然后张贴在指定的位置，供与会者参观、提问、讨论、交流）吸引了不少教授专家，长田乾先生主动地来到王少石跟前，同他攀谈起来。

“王先生，我冒昧地问一下，黔南是在什么地方，离上海远吗？那里的神经学研究基础雄厚吗？”

“黔南位于中国西南部，是贵州省的一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离上海很远，有2000多公里，黔南至今仍很贫穷，医疗水平也很低，神经学的专门研究在1985年以前可以说是一个空白。”

“难道你的科研是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搞出来的？”

“是的，可以这么说。”

“这真是奇迹，奇迹。我知道中国人是最善于创造奇迹的。”长田乾博士激动不已的说。

的确，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奇迹！不过，在这奇迹的后面，有着多少艰苦的劳作和辛勤的探索。

王少石想起了运用荧光素钠对结核性脑膜炎进行诊断的试验。

结核性脑炎是威胁贵州山区人民健康的一大疾病，由于这种病在早期临床中表现很不典型，常常容易导致医生误诊或漏诊，误诊率有时高达58%。

1976年，王少石苦读3年后，自愿回到黔南当医生。他知道黔南需要医生，他也离不开这片多情的土地。

1978年，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派员到黔南支援，卫生局因王少石品学兼优、医术拔尖，决定派他跟上海一医神经科主任谢雅英学习神经学。二年后，组织上又派他到上海一医进修。王少石格外珍惜这个千载良机。他每天畅游在图书里，从那里饱饮各种理论营养。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2年的进修中，这个离别上海11年的上海人，几乎没有专门逛过